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點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

4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4
4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益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對曰：然。非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010190550287

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輻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子路之名。

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一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二音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蠻貊，謂遠方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音反。百家為州。立則見其

貌。○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二音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蠻貊，謂遠方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音反。百家為州。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音指。

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性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當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下言下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可入也。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重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再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

身以成仁。

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

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重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當與子貢悅不

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礪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人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

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生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太車之名古者以

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

而得其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合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子

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礼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喪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及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能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窳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

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

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中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子曰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備貴人責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知之何若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居終日言不及

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而弊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礼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行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真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礼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

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

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

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躬。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于責。不出乎此終身。行亦宜乎。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了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知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也蓋學心以必求不知遷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季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真道不真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顧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

莊以涖之前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效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又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莊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莫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子曰當仁不

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度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牛也柙檻也楨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曲守者不得辭其過而一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待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天

顛也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

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舌上聲欲之讀負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也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和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

今由

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非責之遠人謂顛與介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顛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痛醫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千世希不失

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命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

言不得專踐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箱其口使不敢言也。此

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大音扶魯自文八薨公十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暨成

襄昭定凡五八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驕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而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

佚遊樂寡樂損矣

樂五教及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寡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

寡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

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瞽音龜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撻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心氣

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懼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目有不能已者而付身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

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

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

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

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難，上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

而言思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微，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舉其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

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

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通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

又不幸而發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馬也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

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

曰：子亦有異聞乎？元音剛，无以私意窺

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

無異於門人故陳尤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者異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天子嘗言之不可致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取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笑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夫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非然而未必之辭貨語比自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

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

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辭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

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采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

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

子曰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

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李而周徧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不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

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未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深阜物言人之不善

不能浼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入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太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則知入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濼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

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詩可以興感發可

以觀考見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

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

召南詩首篇也所言比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

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蓋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

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及與平聲厲威嚴也荏

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竊踰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誠得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疥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穀之有言曰士之品太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其心志於功名者重員不足以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

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其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

矣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本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矜用陷厲忿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出重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旁服反朱正色紫間

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

言語觀聖人者
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動靜莫非妙道稽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闕示子真之切情乎其終不渝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吾顏子則便默識其微則未克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思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明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告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使之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安孟子所謂下層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

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水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下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

以是為問者其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飯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故幸我及求諸心自得

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幸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且不安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言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

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為矣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於其

有以踐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博局戲也亦博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

不有博奕者乎身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亦博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

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辨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

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真者微字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

善之則無一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

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

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止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子為一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

非面語孔子蓋自以生貴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繁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接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

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

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始危也接輿蓋知魯孔子而趣不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慶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耜耨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措其不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意天下之心故其言

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意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垂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

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為天子植其杖而芸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

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通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及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

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

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及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任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

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與平聲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

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

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與不可孟子曰孔子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

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人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也孟子語○大師擊適齊天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干

適楚三飯繚道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雞作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鼓武人于漢鼓徒乃反播也鼓小鼓也

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人于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

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周公謂魯公

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

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誡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駟駟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

沮溺夫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救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語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則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也

○子張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仁

正為於度反仁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

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仁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不與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識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

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

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知其所亡月

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執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

之子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之間遠

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

不知所務哉愚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支飾之也小人憚

於文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

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

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問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末之則無如之何

酒色賣反掃素報及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

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止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被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孰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

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十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

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

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

○子游曰

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

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本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

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比其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

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比肩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

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其身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去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

尼焉學朝音朝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 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曾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

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

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

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

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

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

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

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大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

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曰予小子履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杜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聖人也詩序五賚所以錫于善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子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

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各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

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車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前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各命

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此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

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素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賈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
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

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縱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封印刑忍弗能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

為君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

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和漢洋書藉發兌處

東京帝國大學 京都帝國大學

高等師範學校 第一高等學校

學 習 院 帝國圖書館

御用書肆

發行印刷者

青木恒三郎

製本發賣所

青木嵩山堂

全

青木嵩山堂

大阪市東區博勞街四丁目廿七番邸

東京市日本橋通壹丁目

大阪市心齋橋筋博勞街

